

一厘米的阳光

*The Healing
Sunshine*

墨宝非宝 / 著

你眼底一个波澜，
已有人为此溃之千里，
爱情啊……

一厘米的阳光



墨宝非宝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厘米的阳光 / 墨宝非宝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500-1132-8

I. ①一… II. ①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3711号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9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E-mail bhz@bhzwy.com

书 名 一厘米的阳光
作 者 墨宝非宝
出 版 人 姚雪雪
出 品 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责任编辑 刘 云 钟莉君
特约策划 何亚娟
特约编辑 狐 辰
封面设计 嫁衣工舍
封面绘图 VIVID 雨希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710mm × 980mm
印 张 25.25
字 数 416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ISBN 978-7-5500-1132-8

赣版权登字: 05-2014-24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谨以此书，送给我自己，
还有很多已经从我生命中离开的朋友。

这是我的阳光，
也是我想分享给你们阳光。

——墨宝非宝



目 录

CONTENTS

上 篇

第一章	最初的最初	003
第二章	模糊的记忆	009
第三章	太多的往事	024
第四章	故人已归来	035
第五章	你在我身边	051
第六章	我的小心思	062
第七章	惠灵顿的夜	079
第八章	Shape Of My Heart	091
第九章	一寸寸时光	101



The face of light, shadow just behind us.

第 十 章	生命的暗涌	119
第十一章	坚强的理由	135
第十二章	故梦里的人	147
第十三章	藏在心深处	163
第十四章	一曲小离歌	175
第十五章	回忆还醒着	190
第十六章	生命的依恋	200
第十七章	同一屋檐下	218
第十八章	世界的两极	236
第十九章	生命的两端	252



下篇



第 二 十 章	亏欠的再见	263
第二十一章	故梦外的人	288
第二十二章	何用待从头	305
第二十三章	时间的长度	318
第二十四章	时光最深处	336
第二十五章	相连的脉搏	351
第二十六章	Right Here Waiting	365
尾 声	一生所爱	375
番外	黑暗尽头的光	383
后 记	这是我的阳光	392
编 后 记	写给我们的青春	393
附 录		395

A person who knows why to live can bear anyhow to live.

上 篇

The face of light, shadow just behind us.

——Helen Keller

只要面朝阳光，就不会看见身后的阴影。

——海伦·凯勒



第一章 最初的最初

那天，她正在爷爷的书房里打转。

早上起来她就觉得嗓子好疼，头也昏昏的。她已经习惯了家里白天常年没有人，尤其是寒暑假的时候，更是习惯了自力更生解决任何问题。

可现在的问题是，她觉得自己生病了，需要吃药。

但是她好久没生病了，已经忘记药盒放在哪里了。

就在翻了七八个抽屉后，她终于找到了药盒。

消炎药两片，感冒药两片，要不要牛黄解毒片也来一片？好像去年发烧的时候，妈妈给自己吃过一次，那也来一片吧。

她从锡纸板里一个个抠出药片，倒好水，就听到门铃响了。

她把药片放到餐巾纸上，跑到大门前，踮起脚尖看猫眼。

盛夏的阳光透过走廊玻璃落在楼道里的每个角落，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阴影，而就在这刺眼的阳光里，她看到了季成阳。

后来他才告诉她，其实这是他们的第二次见面。

而此时，他对她来说就是一个从未见过的陌生人。纪忆透过猫眼，看到的是一个年轻的大哥哥，高且瘦。他正在低头抽着烟，不像是爷爷的那些穿军装的学

生，只穿着黑色及膝运动短裤和白色短袖T恤……

因为低着头，短发略微散乱地从额头上滑下来，挡住了他的眼睛。

她没有出声，像是看电影的慢镜头一样，看着他单手撑在雪白的墙壁上，把手里的烟头按在走廊的金属垃圾桶上。最有趣的是，他按灭烟头后还特意用手里的那截烟擦干净了那个灰色的小点，然后把烟头从侧面丢了进去。

然后，他抬起头，一双清澈漆黑的眼睛望了过来，似乎因为门内没有声音而微微蹙眉。

然后，门铃又被他按响了。

她终于想起来自己是来开门的，就隔着门问了句：“请问你是谁？”

这个大院，想要进这个家属区起码要过两道门卫兵，这栋楼又有密码，根本不会有外人进来。整个家属区都是四层的楼，一层一户人家，互相都是熟得不能再熟的了，可这个人很陌生，应该是哪家在外读书的大哥哥吧？

“纪忆，我是季成阳。”

声音冰凉凉的，却很温和，告诉她，他的身份。

季成阳啊……她想起来是季爷爷家的人，是说好要送自己去汇报演出的小季叔叔。

是季暖暖的小叔。

这是个出现频率很高的名字。

季成阳，六岁开始学钢琴，比同龄人晚，八岁却已经登台演出。小学跳级两次，只念了四年，十六岁就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这些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季暖暖时常念叨的话。

他是在美国念书的人，美帝国主义什么的……也经常会被纪忆的爷爷念叨。她记得很小的时候自己穿了双红皮鞋就能被爷爷玩笑说是“小皮鞋嘎嘎响，资本主义臭思想”，所以这个大学就已经去资本主义国家的季家小叔叔，更是经常被爷爷挂在嘴边念叨，说什么国内那么多好大学，不好好在国内待着，为国作贡献，非要去国外读书云云……

不过好像现在好多了，念叨得少了。

纪忆打开门，仰头看着这个前一秒还在不耐烦的人，叫了声小季叔叔，然后

打开鞋柜给他找出拖鞋，还没等客人进门就自己跑去厨房洗了手。

季成阳换鞋进门的时候，看到她正在搬起碧绿色的透明凉水壶，往玻璃杯里倒了些水，然后蹙起眉，一口气吃下了五粒药。

好苦。

她灌了好几口水，终于把最大的那片牛黄解毒片咽了下去，却因为药片在嘴里停留的时间太久，导致嘴里溢满了苦苦的味道。她想说话，却先被苦得眉心拧了起来，又连着喝起水来，然后就发现小季叔叔走到自己面前，半蹲下来。

他让自己和她平视，声音尽量柔和可亲，“在吃什么？”

“药，”她轻声说，然后摸了摸自己的额头，“我发烧了，嗓子也疼。”

她试着咽了口口水，好疼。

他漆黑的眼睛里有一闪而过的惊讶，“怎么吃那么多？”

“吃少了不管用，”她用非常娴熟的理论告诉他，“我特别爱发烧，以前吃半片就好，后来就要一片，现在一定要两片。”

他蹙眉，手伸出来，放在她的额头上，“没有量过温度？”

带了些清淡的烟草味道，手心还有些凉。

她乖乖站着，好奇怪他的体温在夏天也如此低，“没有……温度计。”

温度计上次让自己摔碎了，她都没敢和爷爷说……当时还特别傻，用手去捡那些银色的圆珠子，抓都抓不住，就拿了一堆餐巾纸给擦干净了。第二天和同桌赵小颖说起来，她还吓唬自己说那个东西有毒……还好她擦完没有立刻吃东西。

她还在庆幸曾经的自己没有因温度计而中毒的时候，面前的人已经站起来，很快扔下一句“你别再吃药了，等我回楼上拿温度计”就走掉了。没过三分钟，这位小季叔叔真就拿着一根温度计下来了，让她坐在沙发上，把温度计递到她嘴边，“来，张开嘴巴。”

她把温度计含住，才想起来，低声念叨了句：“在医院不都是用酒精擦干净的吗？”

她还没嘟囔完，嘴巴里的温度计就被一下子抽出来，她吓了一跳，去看他。后者白皙的侧脸上，分明已经有了些懊恼，用餐巾纸擦干净温度计之后，又递给她，“夹在胳膊下边吧。”她“嗯”了一声，早早学会察言观色的她，发觉这个小季叔叔真的犯了错误……还是不要揭穿他好了。

不过……刚才含着那个温度计，不会病情又加重了吧？

纪忆把温度计夹在手臂和身体间，拿起遥控器，打开了电视。

这个时间正好是《灌篮高手》。

不过……她悄悄用余光瞄着季成阳，让客人陪自己看动画片是不是很不好？于是她又一本正经地调过去，内心十分纠结地把台停在了新闻联播，脑子里却仍旧奔跑着流川枫和樱木花道……可显然季成阳并不需要看这些东西，他刚才去拿温度计的时候就从楼上带下来了一本书，现在正随意翻看着，似乎很有耐心地陪着她这个小孩。

纪忆思考了会儿，又悄悄把电视调回了《灌篮高手》。

当晚，他先开车带她去吃了王府井的麦当劳。

这是北京开的第一家麦当劳，刚开张不久时，很多同学就都去溜达了一圈，虽然大部分人回来都说味道实在不怎么样，可依然让人觉得很羡慕。她记得季暖暖还抱怨过，没有在国外吃过的好吃，可怜她只能分享好吃或者不好吃的经验，没有人有时间带她来吃一次。

开始时她还期盼着，后来也没什么执念了。

没想到几年后，就在这天晚上，她被季成阳带了过去。不过因为她在家吃药量体温耽误了不少时间，季成阳只是买了薯条和汉堡拿到车上，边开车边看着她吃完。

那天其实是文工团的汇报演出，她参加的少儿组的节目只是为了助兴，或者说为了让台下的那些各有功勋的老人看看自家孩子，乐呵乐呵。因为纪家都忙得不见人影，所以才临时拜托老友的儿子、这个暂时清闲在家、准备出国继续深造的季成阳带她去参加演出。

“不要紧张。”季成阳蹲下身子，低声告诉她。

说完，他的手轻拍了拍她的后背。

他一个二十岁的男人，也没什么哄孩子的经验。

这不是她第一次登台，却是第一次有类似“家人”的陪伴，本来不紧张，反倒因为这清浅的四个字紧张起来。甚至到她站在深红色的幕布后，心跳已经快得看不见前路。

理所当然，她犯错了。

这是她和另外一个男孩子一起表演的藏族舞，因为发烧头本就昏昏沉沉的，向后下腰时，头饰突然从头发上滑了下来，啪嗒一声落在了舞台上。这是她从未遭遇过的，一时间脑子里只剩了大片的空白，她下意识弯腰捡起头饰，然后抬起了头。

一瞬间，就彻底蒙了。

在聚光灯下，她根本看不到台下人的脸，只能看到黑暗中一片片的人。

她真的怯场了，只觉得腿都是软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再也不跳了。最后，她真的就转身跑下舞台，没有完成仅剩十几秒的节目，只留那个男孩子一个人在台上傻站着……

后来过了很久，人家提到纪家的这位小姑娘，还能说起这件事。

多半是无伤大雅地笑笑，说小姑娘很羞涩，估计是吓坏了。

那晚，季成阳也觉得她是吓坏了，想不到什么安慰的方法，只得再次开车把她带到快要打烊的麦当劳门口，下车给她买了一杯新地，草莓味的。回到车上，他把用餐巾纸裹好的塑料杯递给她，“没关系，下一次就有经验了。”

纪忆接过杯子，打开吃了一口，真好吃。

她顿时觉得这个始终不太爱笑、不太爱说话的小季叔叔，也挺可亲的。

“我觉得……没有下次了吧……”她吃了两三口冰激凌，想说自己不想跳舞了，但是没敢说出口。

“你跳得很好，刚才我在台下听到很多人在夸你。”

她含住了白色的塑料勺子，随着眨眼，眼睫毛微微扇动着。她忽然轻声问季成阳：“小季叔叔……你是不是特别想安慰我？”

他叼着烟，还没来得及点燃，若有似无地“嗯”了声，“还想吃什么？”

纪忆摇摇头，笑得眼睛弯起，继续一口口吃冰激凌。吃到一半却像是想起什么，咽了口口水，觉得嗓子已经疼得不像是自己的了，她仰头问季成阳：“小季叔叔，我是不是生病了，不能吃冰激凌？”

他看了她手里的冰激凌一会儿，终于嘴角微微扬起，略有些无奈地笑了。

一天之内犯了两个低级错误，始料未及。

从整个下午到夜晚，他终于从那一抹笑容里现出了几分柔和，然后，很快下车给这个小女孩买了杯热牛奶。

路灯连着路灯，昏黄而温暖的颜色。时间太晚，两个能通车的小门都已经关闭了，车只能从院子大门开进去。扛着枪的士兵跳下站岗台，查看他的车辆出入证时，他却发现小女孩已经睡着了，而怀里抱着的是还没喝完的牛奶，塑料口袋已经扎好了一个死结，似乎是为了防止牛奶洒出来……

好细心的小姑娘。

士兵敬礼，准许通过。

他伸手去摸她的额头，真是高烧了。

所以……他第一次带她出门，就让她发高烧了吗？

第二章 模糊的记忆



季成阳抱着烧得迷糊的纪忆回到自己家里，正好二嫂从厨房走出来，一看就笑了。以他的性格，连自己的亲侄女都不肯抱一下，这个画面，实在太值得珍藏了。

“她在发烧，我想带她去医院，但她怎么都不肯去。我看她家里没人，就先抱回来了。”季成阳把她抱到自己的屋子里，轻轻把她放在了床上。

然后伸出两根手指，又去试了试她的体温。

“西西家没人是经常的，”二嫂不太在意，“他们家对小孩子是完全精神高压、生活放养的政策。”二嫂一边说着，一边帮他拿药。

“西西”是纪忆的小名。二嫂是院里子弟小学的校长，两家又是上下楼，熟得不能再熟了。

纪忆怕黑，有时候家里没人，爬上楼来和季暖暖一起睡也是常事。

“精神高压？生活放养？”

“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给你举例好了。所谓‘精神高压’呢，就是完全看重小孩子的培养。西西四岁半就上小学了，所以虽然比暖暖小了两岁，两人却是同班同学。刚开始她成绩跟不上，数学还考过五十分，后来慢慢一点点追上来，很快成绩就排到班级第一，一直保持到现在，这点暖暖真比不上她。”

四岁半？的确早了些。

“可是他们家对小孩子的生活啊，就不太讲究了。”二嫂拿来温水和药，递给他。

他去试着喂纪忆，这个小姑娘纵然是迷糊着，却很好照顾。

给什么吃什么……

“比如学校去春游，别人家孩子至少都有水和苹果吧？他家直接就在桌上放五十块钱，不知道怎么想的。你说一路上开车过去要两个小时，小孩子不吃不喝，装再多钱有什么用？还好我在车上，把暖暖的吃的分了给她。”

他听了几句，想起下午小女孩吃药的样子。

又想起自己的小侄女，似乎和她是很有要好的朋友。季暖暖每次在电话里说到纪忆，都只有崇拜。

“我家纪忆四岁半开始念小学，比我小了两岁啊，一直是我们班第一。”

“小叔你知道吗？她舞蹈、书法、国画，全部都很棒！我怎么就这么笨呢？”

“小叔小叔，你不是钢琴很好吗？纪忆答应我她不学钢琴了，我就靠这个战胜她了！”

所以这算是教育成功的典范？或者是失败？

不过似乎，都和他没什么太大关系。

他把自己的房间让出来给纪忆，在书房打了地铺。晚上他醒来时，显然已经忘记了纪忆的存在，去厨房的时候，正好纪忆也醒了，正打开他的房门，茫然四顾。

纪忆有些不太记得自己是怎么到楼上来的，直到看到他。

厨房的灯光下，季成阳戴着一副金丝边的框架眼镜，十分斯文的模样。他在搅拌着刚才冲好的浓咖啡，看到纪忆，也一愣。

纪忆慢慢走过来，轻声说：“我回家了，小季叔叔再见。”

他俯下身子，也轻声问她：“自己睡怕黑吗？”

纪忆茫然，他怎么知道自己怕黑？

好神奇。

她摇头，“把灯都打开，怕着怕着，就睡着了。”

“留在这里睡好不好？”他尽力让自己像一副哄小孩的样子。

她摇头，“明早我妈妈回家，很早，回来就走，我要在家等她。”

看起来很坚持？